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

——第一位在美国获得学位的留学生容闳

□宗　元

过去一般都常以为容闳为我国派出的第一个留学生，其实并非如此。容闳本人就在他的著作《西学东渐记》中说得很清楚："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的大学，实有于始。"早在容闳赴美前20年，美国康威尔城的"国外布边学校就有一名来自中国的学生。更早些，则在康熙年间，有个名叫郑玛诺，自幼往西罗马国习格物穷理超性之学，并学西国语言文字。"但容闳之前的那些留学生因为他们在留学过程中已被"全盘西化"，忘记了自己的祖国，更有甚者以西方传教士的身份回到祖国。而容闳则不同，致力于"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"，奋斗终生，因此，中国人民永远纪念他，把他视为中国留学生的第一人。

容闳(1828—1912)字达萌，号纯甫，广东香山县(今中山县)人，他的故乡是香山县的一个小岛，他生在一个贫寒人家。7岁时，他到澳门一所英国传教士办的小学去学英语，后又到

美国人塞谬尔·布朗办的马礼逊学堂读书，打算日后在洋人家做仆役。当时这是穷人家孩子的一条出路。1830年他12岁，父亲不幸去世，容闳无力继续读书，他必须挣钱养活母亲。他干过农活，卖过糖果，又在印刷厂里当过小工。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使容闳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十分了解，也培养了他对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。

一天，容闳正在田里劳动，旁边的一个农人听说他在洋学堂里学过洋文，一定要他说几句，容闳就一口气向他背出了26个英文字母，那农人听了很高兴，觉得这个少年有出息，于是送了好几捆稻谷作为奖励。容闳当然很高兴，这够他们母子好几天的生活。

1841年容闳又在教会学校继续读书。1847年，他志愿随塞谬尔·布朗夫妇去马萨诸塞丹的孟松学校学习，按原来的计划是要将他培养成为一个教士。

容闳在美国，学习非常刻苦，但他学习的目的不是当教士，他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。在国外的生活使他开了眼界，他看到工业革命中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迅速，而中国，由于封建统治者昏庸顽固，国家贫弱，人民痛苦。这种状况使他深思，并下决心，要“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。”

读完了中学，他必须在是否当教士这一问题上作出最后抉择。如果他签字画押，保证毕业后当教士，教会则可以送他入大学，但容闳不愿意走这条路，他觉得作教士无助于拯救中国。他没有要教会的资助，考取了美国第一流的耶鲁大学。

容闳在耶鲁大学学习十分刻苦，读书常至深夜，还得打工来积攒学费，并经常需要布朗夫妇各方面的帮助。他管过学生伙食，在图书馆当过小职员。在校期间，他有两次获得英文论

说的头奖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是很不容易的。早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期间，容闳就考虑将西学输入中国，后来他在其自传《西学东渐记》中有明确的论述，“要以西方之学术，灌输于中国”，“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。”经过几年勤奋的学习，1854年他终于得到了耶鲁大学的学位。容闳是得到美国大学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。

1855年，满怀报国之志学成回国的容闳，没有受到腐败的清政府的重视，他就在香港高等审判厅当译员，工作以外他自修法律，准备取得律师资格。但当时香港的律师全是英国人，他们不允许一个中国人挤进他们的领地。他们用了许多卑劣的手段，进行刁难中伤，容闳不得不辞去高等审判厅的职务。

1856年，容闳到上海海关工作，这里也是完全由洋人控制的，更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，贿赂公行，贪赃枉法，暗无天日，容闳问外籍总税务司李泰国：“我在海关奉职，将来是否可能升为总税务司？”李泰国回答：“凡中国人当翻译可以，当总税务司，无论何人，绝对没有希望。”容闳听后，十分气愤。他想我是中国人，为自己的祖国服务，为什么不能享受与洋人相等的待遇。容闳提出辞职，但洋人官员看中了他的才能，要把他的月薪由75两银子提至200两，以示挽留，容闳拒不接受，拂袖而去。

接着，他又在一丬洋行工作。一天，一个大个子洋人在他的发辫上拴了许多小棉球，以为取乐。容闳请他拿下来，那洋人反倒动手欲打，容闳大怒，反手一击，打中了那洋人的鼻子，洋人血流满面，讨个没趣，狼狈而去。

这一切都使容闳深思：怎样有效地抵御外侮？怎样使国家

富强？怎样救民于水火？这就是容闳孜孜不倦，上下求索的问题。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“外人之以强权蚕食我边疆，扩充其势力，我国人亦岂能常听其自由行动乎？”

太平天国起义以后，容闳将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。1860年太平军攻克清军的江南大营，从而控制了江南地区的大部。为了进一步了解太平天国取代清王朝的可能性，容闳和两个美国传教士一起于1860年11月从上海到天京（南京）进行实地考察，一路上他看到太平军对人民“皆甚和平”，还能竭力保护，未闻有暴虐之事。容闳在天京期间拜会了他在香港相识的老友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。他十分赞赏洪仁玕主张采取的一些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，并向洪仁玕提出了七项建议：（一）建立正规的军事制度，组织纪律严明、战斗力强的军队；（二）设立军校，培养军官；（三）设立海军学校；（四）组织健全的政府，并聘请有经验的人才为顾问；（五）建立国家银行，统一度量衡制度；（六）制定教育制度，把基督教的《圣经》作为一门主课；（七）设立各种实业学校（即我们所说的职业专科）。这是他第一次为祖国谋求繁荣富强所提出的大政方针，并表示如得到采纳，他即留下为之效力。洪仁玕虽知容闳建议的分量，但他个人难以拍板，因而搁置下。容闳看到太平天国革命的进步性，同时也看到了它的落后性和破坏性，对太平天国成功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，“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，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，实未取信其必成。”终于离开了太平天国革命，去从事新的探索。

1863年，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，从1865年起，将这些机器安装在上海，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，江南造船厂。

容闳奋斗半生，明白要使中国富强，发展教育是一项重要

的事业，他倾注了全力，制定出教育青年一代的计划，并千方百计使之实现。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以后，容闳又建议附设一个兵工学校，专门培养技术人才。容闳又到处游说，敦促清朝政府向外国派遣留学生，1872 年，这计划终于落实，清政府同意，每年向美国派遣 30 名留学生，学习科学技术。容闳作为留学生的副监督，来到美国，他对这些留学生寄于厚望，希望他们能为祖国繁荣做出贡献。在这一批留学生中，有许多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。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，就是这个时期赴美留学的。

这些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，不仅学习自然科学，而且参加政治、宗教等各种社会活动，组织旅游和体育比赛，容闳不加干涉，甚至为之保护。1876 年，清政府派到美国去的第三任留学生监督，对学生不屑听他训话，不向他行跪拜，十分恼怒，就向清廷密奏容闳，“纵容学生，任其放荡淫佚，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，”声称这些学生即使学成，也不能为朝廷效力。容闳被从留学生事务所中排挤出来。1881 年，原拟在美留学 15 年的留学生被迫中断学业，容闳费尽心血的教育计划也宣告破产。

在容闳主管赴美中国留学生期间，还充分利用他在国外的机会，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，力阻贩卖华工。1873 年，容闳为奏清购置军火事从美国回到天津。当时秘鲁正派特使交涉与清廷签订关于招募华工去秘鲁的协议，容闳被任命为谈判代表，秘鲁特使大谈华工的优厚待遇，容闳根据亲眼所见的华工情况愤怒地指出：“什么优厚待遇不过是给你们增加牛马而已，这样的协议，我不签，还要尽力阻止朝廷在这种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协议上签字。”容闳奉命去秘鲁实地调查华工情

况，深入华工居地，华工干活的地方可以称之为人间地狱，容闳将华工身上伤痕秘密地拍成照片，作为华工受虐待的铁证。秘鲁特使在这些铁证面前无言可说，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去。清廷也被迫禁止华工出洋，贩卖华工的悲剧从此有所改变。

1895 年，中日战争中，清朝惨败，不得不割地赔款。西方列强也乘机参加分肥，中国已经到了存亡的历史关头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进步人士发起了变法运动。这时容闳已年近七十，但他的爱国热情不减当年，他积极地参加了这次运动，他在北京的寓所成了维新人士的聚会地。

变法维新引起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切齿痛恨，他们用了最残忍最血腥的镇压手段。康、梁流亡国外，谭嗣同血溅刑场，容闳也南下避居上海。然而，维新的志士们仍在继续活动，唐才常等组建自立军，并在上海组织一个“国会”，准备进行武装斗争，容闳被推举为会长。他亲自起草了英文的对外宣言。清政府穷追不舍，容闳的好友唐才常被捕遇害。反动统治者又发出通缉令，要捉拿容闳，就地正法，他不得不逃亡国外。

自立军失败后，容闳对清廷不再存任何幻想，他立场鲜明地支持孙中山先生，认为孙中山“宽广诚明有大志”，如美国的华盛顿、富兰克林，号召各界有识之士支持孙中山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康有为、梁启超逐渐变成为保皇派的头面人物，成为当时革命发展的障碍物，也成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对立面。容闳不拘于旧日的情谊。1909 年容闳办了两件对他毕生以来有极大影响的事，一是在纽约出版了他的自传《西学东渐记》(原名为《我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》)；另一件是 1909 年 1 月容闳写信给美国财界人物布司和军事学家荷马李，要他们转而支持孙中山，布司后来成为中国同盟会驻海外全权

财务代办。

1911 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，推翻了帝制。1912 年，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，致电在美国的容闳，请他回国共商国事。年过八十的容闳，收到这消息的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。

容闳经过了曲折的一生，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从未减弱。他孜孜不倦，为祖国的教育及实业作出了他自己的贡献，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